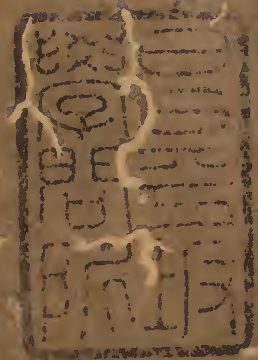


李退溪集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一	七	二
八	二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號	函	架
二	一	七	二
八	二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734
冊數	28 (14)
函號	318 172

十三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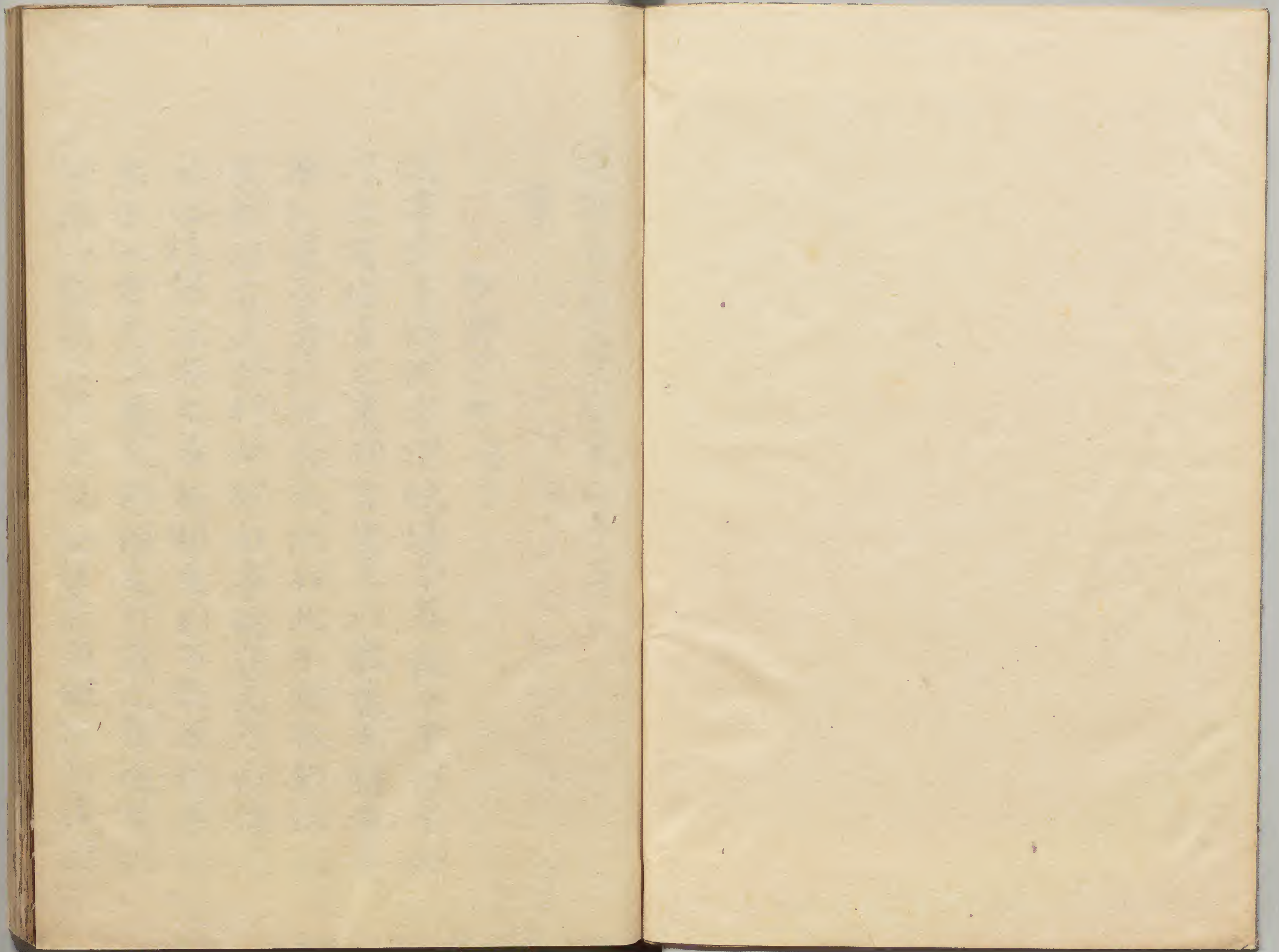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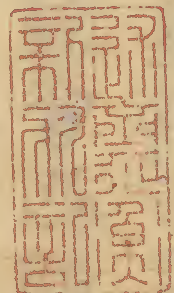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書



子中 戊午

淺草文庫



近書率易傾倒方深悚惕今奉報示不但却  
乃大有悔責之意鄙言豈足以激發高明自是  
樂於遷善勇於徙義故能如此不勝敬歎但文  
武兼治方是全村今欲勿事射藝無乃以僕之  
無他技誤左右之多能耶是則不能無忤然於  
來喻也有志中廢之歎誠是可畏之甚近見理  
學錄所載諸公其美質遠學若無瑕玷而揆以



前後蹤跡及裏談所記其不能滿人意者多矣  
信乎此學之難明此志之易渝能自樹立於頽  
波激浪之中者益難得矣混自効疏 教別  
紙寫上 天意峻嚴如是物情時議又從而激  
發洵方劇其中稍見愛者皆以為不可不上  
來漫反初思忖誠有未安者月望念間不得已  
為扶病西行之計身遭不幸一至於此極耶足  
跡一入城中所難處者不啻九折百盤此後事  
何能預料其如何耶彼日若知兩擬皆免則豈  
有薪免之疏耶恍其以前承傳之意有 旨臨

門則進退狼狽不容言矣故為是不得已之舉  
乃反因是而自納於畏塗可謂噬臍莫及奈何  
節要書得一看過何幸如之兩草皆來與龍巖  
書兒子未及膝欲付後便云知欲讀性理綱目  
等書甚善甚善用工於此其益殆不勝道但漫  
雖在城中過了一冬病中怯寒字關何可屢接  
清所是固一撓而勢不得不然也

答鄭子中己未

自入秋來每遇親舊外至輒問公下鄉與否頗  
以遲遲為訝今忽擊手輸披讀之餘况接警款



且慰且幸不以言喻。況去夏一病幾死，僅蘇。病人難進，雖曰素定，亦緣增病大劇，所以不果。西還非徒未謝，思命又至，累煩有旨，極有未敢承當者。因攸措躬，兢懼日積，奈何。況門時論不恕紛々如此，耶。然以焚黃不可不謝者，此固至當不易之論也。而責之平人，則可矣。若執此論，拜不恕，高人則如何，如何。一病長年，坐是不盡於臣子之分者，甚多。沈痛門訐而已。所喻涉世情，致向學心，惻議之令人感歎無已。因自念弱冠已有此志，而遽為病業，既失所學，而輕出

世路展轉，沒蝕至於衰病之極，而後始乃回頭。著脚有所進，就烏能有望。若如賢契青年盛氣所見之超詣，所志之篤實，已如此。若能不受變於俗，而繼之以無倦，其所至何可量耶。但人之所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況雖愚鄙，主世日久，見人亦多。始者粗有可觀，而能終不染俗者，極不易得也。公與奇明彥皆於涉世第一路頭，厲志若此，誠為可貴。所望能勉以終之，勿似老拙枉度光陰，而有難進之歎也。明彥書中所云及性情說極荷不鄙。書當俟後修報說，則靜而會



以草本見寄間中略草擬報無便未寄今以奉  
浼蒙許晦問來訪其時持以見還且徯示病處  
庶得竄改以送也

答鄭子中

權君昆仲惠然來訪又傳辱書承悉歡待外學  
履珍茂所以慰釋病憊者深矣示喻有好學之  
名而無為學之實者愧一身取譏衆人及昔以  
為戒者今先犯之等語此皆吾輩之大患讀之  
令人惕然汗出也真當相與十分策勵庶不至  
頽隳幸息景錫誠不可曉觀其趣操一一皆入

時樣何能為渠深悅耶明彥直是奇士但其為  
學初從駁雜處轉身來猶有轉未得底而遽自  
主張太過略無虛心遜志却步求進之意深恐  
難於造道之極致也大抵這邊人一或為世所  
知為時所用便是不好消息公與明彥既皆出  
身世路不患無謬志願誠恐仕宦奪志進退  
掣肘學不能專而志不能守也如明彥之不就  
翰試去不欲來豈不是甚好果能如錢若水文  
文山尤可尚矣如不聽其為錢為文何此說甚  
長未易究也惟公欲速一念亦是大病切不可



以爲親爲辭而不痛斷其根株也如洗迷淫士既  
遠方始回頭庶做晚功追補往愆而病蹤纔斂  
滂議如山每得京書身不帖末以病拙之難處  
亦憂公等之難處也如之何如之何所喻辨論  
數說權君別後燈下報書疲倦不及究言徐旋  
後便或可面論未間更冀珍勉不宣

鄭子中與奇明彥論學有不合以書來  
問考訂前言以答如左 庚申

論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云 語見近

思錄一卷朱子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  
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  
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  
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曰今人只見前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却不知道冲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又曰未有事務之時此理已  
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

太極圖說解曰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  
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  
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



其中矣

易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注朱子曰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又曰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所以為無間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

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皆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昧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而天下達道為道之用也又答曰謂當行之路為達道



沖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  
子約見處乃只如此須首得只此當然之理沖  
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  
於形而上下却看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  
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  
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混按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向來愚見  
亦與明彥同及得來示因檢出來先生說六  
七條子細參詳而會其微旨乃知前見之差  
其答呂子約兩條義尤明白蓋朕字雖訓萌

兆無朕不可專作無萌兆者只是言無聲臭  
無形影云爾則明彥所謂無萌兆之意已包  
在其中矣而所謂若天地既判萬物既生之  
後則不可著無朕字者誤矣子中因前儒舊  
說而爲言故別無病痛但其曰此理無形無  
影而萬事萬物之理此上下兩理字相帶累  
當云上理字不然下理字代以象字可也  
體用當隨處活看不可硬定說  
形器已具其理無朕此無朕卽沖漠無朕豈

有異耶



論所當然所以然是事是理

大學或問格物傳註問所以然而不可易是指  
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可已是指人心而言此輔  
漢鄉問也朱子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

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  
何故所以然者理也

八條目論格物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  
故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注朱子曰所當  
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  
故用仁臣何故用敬云云皆天理使之然新安

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  
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格物傳曰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  
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注西山  
真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道理合當  
如此不知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仁敬等非  
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  
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  
知天謂知其理所從來也

大全書陳宜鄉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



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云凡  
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  
而直言其理自然者貫事理直言之也云先  
生曰此意甚備

漫按明彥以當然為事所以然為理即朱子  
與輔漢卿答問之意也然以朱子後兩說及  
新安陳氏西山真氏比溪陳氏諸說考之當  
然者亦同是理也子中明彥兩說可以通者  
不相為礙而究極論之當然者為理之說為  
長蓋若仁臣敬之類皆天命所當然之理實

精微之極致也非外此而事別有所當然也

子中疑蔡節齋說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  
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說見性  
理大全論道門

漫按蔡氏此語亦見太極圖說註詳其文則  
所謂太極者之下有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  
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十九字則其語意  
圓足無病其見於論道門者關此十九字所  
以文義差舛如此子中平着看得出且不易也

與鄭子中庚申



溪上別後關於追問未知何日入都魏院權仕  
世稱其苦亦當隨地隨時盡其義而已正不當  
有所厭薄向云爲親之切不免時有他望此莫  
大之病根不早剡拔恐無由入道非唯不入道  
亦無由立節爲言人君子也病人從近眼疾尤  
劇心恙亦是離索之中加以此撓思得如左右  
晤遣此懷何可遂耶所纂錄亦緣無精力久未  
就緒又無宋元以來諸儒雜著可以旁采可恨  
所諾諸書中批得朱門以後諸人事跡隨所獲  
輒相錄寄千萬之幸仍須以早爲上明彥處鄙  
書不遲轉送爲佳滯報匝期恐得逋慢之謂於  
君子人也聞鄭靜而下去豐德欲過夏云恐非  
所宜幸與書曉之令其速返如何餘惟知務植  
立莫自鹵莽

答鄭子中

別後徒增傾想忽辱惠問承知入都來學履精  
茂且移近舊寓之坊深有燕鴻相違之嘆也況  
且爾憤憤沉頓衰頹時復細玩不無一味中之  
雋水以此消遣其實孤隨離索難望進步處爲  
可嘆耳鄭君心地殊有好處與之遊可樂但此



翁少不屑於讀書老復耽酒此其所闕僕每進  
苦口雖不見怒亦不見改近亦有一書嘗痛責  
其失今得其書則乃出於中間所傳之誤也吾  
雖誤聞而妄發然其言有益於此翁不知能堪  
之否易乃理數淵源之書城不可不讀但不如  
語孟庸學之切於學者日用工夫故先正或以  
爲非學之急其實莫急於窮理盡性之學也所  
喻學不踐履雖有所知奚貴此真切至之言讀  
易時苟忽此意寢與義理不相交涉而日遠矣  
甚可懼也左相篤行清德可鎮浮俗何忽至此  
聞音以還數日惘惘示及續伊洛錄果有之金  
君前日何不相示今承相爲求得寄示甚幸  
幸其詳略與輟功與不當待見書而後決今不  
可懸斷也鄭書得見慰意復書傳示爲望明彦  
書得留意深荷此間時事了不聞知雖無所妨  
古人亦不如此其有不害文字間者時以略及  
何如餘冀勉勉加意不宣

答鄭子中

近得流聞知公來御立欲評問而未果忽此枉  
書專人存訊且示盧奇李鄭論學與尺牘披閱



以還若與諸人面相晤語何幸如之不任欣快  
僕凡百不異於曩日惟覺老病與日俱進而學  
力則進寸退尺不但退尺或至於一落千丈強  
以是懍然日以為懼耳如來喻所云駁懶之病  
自家正在裏許因示更有省發處然如公盛年  
只在勉力向前在暮境憂非淺也承欲枉顧  
甚荷但秋熱尚熾不須急諸姑停以俟來月  
望後秋清神爽老生暑病可歇且前此屢枉每  
若匆匆未盡所懷今當期會中間山寺點榻夜  
話為佳會處則龍壽寺甚好臨時更相報來會

庶無相違也魯齋集深荷發蒙老亭淵源錄正  
欲速得而事適如此奈何諸君議論不一如此  
非獨今日自古而然然自家所見亦豈遽斷為  
無可改之定論乎略一過目從當更詳會日更  
稟耳明彥豈能千里遣人乎時未見來人矣

答鄭子中

併至接書得審侍奉氣味清福甚慰懸跂病人  
一向衰頹眼隔昏霧幾不辨細字日間雖時有  
見得到處體得真處氣象意思一齊恰好只是  
神疲氣損擔得此事不著做頃顧眄之際不覺



失去則依然人只是舊樣人矣祥味來喻似亦不能無患於此此固古今之道患然在賢者年富力強只在勉、不已久熟後自有所至苦如老拙前去光陰幾何而尚如此悠、其何能有所至耶既望之約退指北二謹已承悉願俟願俟但初所以欲會龍壽者爲此寺幽靜有淨宣最宜款話且監輿來返稍近可少減涉險之勞故耳人知自此仍作豐山之行然則不如直來干此對榻溪齋或來溫溪齋舍所謂樹谷者之爲好也若孤山則室不甚淨有妨雅致矣惠

示與秋巒書精深細密三復嘉歎前日宗來措人議論纔閱視領略後適有理會他文字未暇深致思焉近方看得盧解有少論辨隨手注其下至如明彥盡姑俟別日再繹惟於鄙論中覺得善惡未定一句有所未安甚賴明彥指出之力思欲改下一轉語鄭重而未果今見來示段段破的而此一改尤覺發人意思得此助以改其謬當不至大改乖戾也幸幸甚、混甚重明彥之爲人其既得了又退加工只此一事人所未及處但其豪氣未除於義理之學尙未見細



意研精才見人說話有不合已見處便奮筆作  
勢一向攻他胡說將去似有立已求勝之意恐  
此不是小病從古許多志學之士所以不至於  
大敗成就者其患盡在這裏混自度前所與渠  
書頗竭底蘊乃略不虛心思鐸力主本說如此  
此難以口舌爭也且當俟後日報書之來者如  
何幸公將公此說先寄扣之為佳多一事留  
俟面披未聞惟珍勉

答鄭子申別紙

星山前牧盧仁甫作書院於迎鳳山請記於澆  
澆初不肯再三往復澆賞其誠懇聊應之其祠  
廟所祭初以李兆年李仁復稍未洽人意久而  
未定最後乃以金先生宏弼同祠而其位坎之  
定儘有曲折雖定而似不無後議耳今聞時議  
大以仁甫為妄作拜與周景遊為不當創建書  
院以開流弊幾發彈章云若發則次第當共之  
矣三兩年前猶無此等議論今忽有之雖時稱  
向善識理之人亦同然一辭此又別是一等時  
節可恠可歎蓋論仁甫者非議其所祠之不合  
實以立書院為罪然則紹修等諸書院賜額



頑書以獎育材之意何在皆不可曉也雖然此  
爲子中言耳未易與人人開口也

答鄭子中

頃日僧還得言具悉茲復俾來辱牋兼示講目  
足見留意非泛慰所望前書所云淵源錄一  
統志得如示諾使窮山老境得見所未見書何  
幸如之間居盛什妄有評賞追思汗縮病申本  
不合效顰只愛高情雅致有以喚起滯思不能  
自己前書雖有所誣實不欲示人故云：今再  
徵取不敢終隱但不及謄寫直呈元稟臨見後早

晚役還何如陶山詩作之太早真莊周所謂見  
卯而求時夜蓋其屋舍皆未成其言皆預擬者  
耳迺於非實雖古人亦有如此然尚不以示子  
弟者以此故也而前見間居住詠不覺心喜欲  
以平生心事所寓者奉酬以相珍勉所以遽出  
繼而思得與前日自戒者相反欲少俟粧成屋  
子往來栖息之日出示朋友相與一笑而罷庶  
免虛作之誚故今亦不敢依索想容恕察也明  
彥書二紙辨說一冊送呈其人辨博如此志氣  
又如此將來未可量也可尚可尚但悉面前著



實工夫端的田地全未下子脚只恃超詣之見  
絕倫之才一向胡說將去非但不許令人容一  
喙併與煎賢與己異處輒加非議深恐下稍弄  
得來無收殺未能大有成說也然謬說有小偏  
重處賴其言而修改甚得益力且於鄙意有難  
苟同者見已條析以擬相質然而觀其自處自  
信恐終不能虛已以聽人也正如被攻之說擬  
之失倫如此之言豈不為人笑疾千萬戒之所  
謂向善識理謂金邦寶也今書悠々之歎何異  
彼此病根未除之歎此甚可畏漫最下庸質獨

於此處分數大減所以用力不甚難耳若終不  
能除而行於世其病不但不迤於道而已不可  
不早剗滌也乙卯秋拙句全未記得亦無本藁  
奈何策題曲折此中亦略有間前聞仁甫之謗  
今又聞此漆室之憂身不帖席深恐此事不但  
如此而已如之何如之何別紙不敢率爾當俟  
更詳餘惟履寒衛書益勵冲尚不宣

答鄭子中別紙

奇明彥評書來極有議論其四七之辯別作冊  
子將鄙說逐條論說援引指摘鋪羅絡浩



汪洋騁辯馳辭如懸河盪海不可測度真奇才也真益友也其大意則只如與靜而書而加敷衍搜獵卓犖恢宏可淺識管窺未易得其要領故姑答其書大槩而辯說隨後奉報報之矣今欲呈其書辯知公西行已迫勢未致詳又觀明彥之意所以不託都中士友而直送于此似不欲其播於都下雖鄙意亦然故俟明春下觀日奉呈公無乃以爲遲耶大抵鄙說病處因自省及公與靜而書已覺其一二今又因明彥說又覺其一二處謹已改下語似頗平穩與病句餘大旨小段雖未能精深若無大謬而明彥既段攻駁無一語得完而自家病處專不自及此則大爲朋友之憂矣奈何

答鄒子中 辛酉

縣吏來傳都下書喜得其悉且知彼時已臨發行佇聞稅駕之日獲擎垂輪承已趨庭多慶欣賀無涯況老病昏憊與年增劇垂盡之命無復他慮不意又有此顛沛之勢憂窘罔措昨又聞寡嫂之喪急往溫溪馬朕溪泳落水中因而氣甚不平徹夜呻吟諺所謂雪上加霜者耶朽殘



一物何預時用而既有 召旨時論又如此  
藩進退兩無所宜如之何如之何兩難之中必  
不得已者不過如來喻而已古人云出處當自  
決不可謀之於人然人言與我脗合者豈當避  
之而他圖耶然千萬勿露此意云云事此中略  
有所聞而未知端倪但仰屋浩歎奈何大何公  
與和叔所教如此可謂愛人以德吾輩立脚得  
定處正在此等處禍福非所計也淵源續錄已  
蒙洪佐郎送到但亦太踈略耳今夾二冊甚荷  
留意但賤迹如此頗無意緒可及於此等事須  
少待事定然後可下手耳尹子固穎曉不尤亦  
望之人而仕宦太早果爲可憂送冊及筆願得  
後當修謝今則不暇靜存書如見其人深慰病  
懷許歛來枉感跂深矣但病中加病一切謝客  
不欲獨有還往請姑停以俟迹定之日庶得從  
容款洽也前示講目皆所自得少者可論處粗  
草愚見今欲寫呈落時右臂傷庚執筆甚難兒  
輩以喪事奔走未果當俟後日殊愧稽緩也明  
彥處答去後無來報餘冀學履珍厲不宣

答鄭子中



便中接得惠書且悉侍慶多福欣慰無量滂落  
馬冰漸中因致寒澄且傷右肱頓覺雪上之霜  
初欲力疾登途看如何魔戲至此又不得如料  
止在家具由上狀乞寢前 命兼鑄樞職於臣  
子之義甚有門然 陷危之病所處只得如此  
他無方便之路席蒿以俟不知如何結末也奈  
何奈何所示為親祿仕古人所不免然尚有不  
以祿養為孝者况因有欲速之心乎此今人莫  
大之病公能漸輕何善如之須勿令春風吹又  
生則尤善也前來講目久未奉報殊愧不敏今  
略條析以往其不中處却望垂海反覆之幸甚  
尹注空冊當如戒但臂傷未差亦未免稽遲耳  
江舍鳩拙尚未成形要俟暮春間可有栖宿處  
煩要公作第一客幸勿違也

答鄭子中講目

志意之辨晦菴諸先生說已詳而來辯亦得之  
但志公意私此公私字非分善惡而言只如今  
人言公事私事之類公事非必皆善私事非必  
皆惡但以官家事屬公一故謂之公事民間事  
屬私獨故謂之私事耳亦如人心發於形氣之

藁  
一本作



私形氣非盡私邪也但言屬一己所獨云爾  
情之有善無惡四端是也若七情不可言無惡  
者以其氣未必純善故也惻隱之發而有納交  
要譽之失者意爲之來喻是也

仁義禮智性也義者心之制兩條所論甚善而  
論義處尤精

懲窒似正心遷改似修身然亦可以通言之故  
益之象程朱皆以修身爲言則損之象可以正  
心爲言可知矣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論是

輝有一書來相詰反諱其向日比白沙之說而  
盛言其學其未有與橫渠何異之云又太輝所  
識宗室有鍾城令者亦嘗學於徐亦極推其師  
晚年造詣之高以斥澆說澆度此二人難以口  
舌爭姑答之曰花潭公所親炙澆則得於傳聞  
似當以傳聞者爲妄然花潭著述澆皆得見之  
不知其可比西銘者何書可比正蒙者何書云  
云未知渠後日用何說見報來也未世向學者  
鮮矣其間僅得一二而見識議論疎而且茫如  
此安得不爲世俗駭恠笑罵耶木輝雖好人固



多有病痛不謂和叔之論亦如此也他日若與  
和叔論及此亦須以混所問於大輝者問之而  
采其說以見論幸甚至如公之所辯諸條以混  
所見言之多得其理而往之有操戈入室處可  
喜但以徐所謂有聚散而無有魚者為是精又  
自云其氣却散而與天地之氣混合無間此數  
處為可疑蓋理本無有無而猶有以有無言者  
若氣則至而伸聚而形為有反而歸散而滅為  
無安得謂魚有無耶或別有所據某未記耶氣  
之散也自然消盡而混滅又待必與天地之氣  
混合無間而後就混也來喻歎今混辯論其是  
非云：混方自在堂下衆人之中安能辨人之  
曲直而况昔與黃仲舉論學而偶及松堂白鹿  
洞規解未免指摘其差失處其門人之見者必  
多不平若今又犯此事則其敵當尤衆矣如之  
何如之何既作之後雖欲諱之恐如東坡所謂  
泥中之鬪獸終不得掩其迹也然更俟一二年  
以祛其蔽然後更議之耳太極有動靜之論甚  
善直方大之義亦善但直字之義只謂坤厚含  
藏之氣畢達必遂於化生之妙而無撓閤身非



謂無一毫之僞也

與鄭子中別紙

明彥所論天命圖說以理氣分虛靈處其說亦有得有失蓋以理氣二字分注虛靈二字之下果似未安何者靈固氣也然氣安能自靈緣與理合所以能靈此明彥所以力言其不可分注其說得之故已就其文去此二字之注此意須告辭而知之可也但明彥又言理不可以虛言之則先儒言理為虛處甚多今豈可以欲攻分注之非而力言理本實不可言虛耶蓋自其真

實無妄而言則天下莫實於理自其無聲無臭而言則天下莫虛於理只無極而太極一句可見矣而明彥據一邊以攻本分素定之說可乎明彥又言理虛故無對無對故無加無損之非此則見理極精後心所自得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處又安能與之爭是非耶況亦數三年來始依稀見到此竊恐明彥見得太快或不屑於精思入妙而易為言邪其他不勝枚舉況報辯未及正書故今未並呈姑俟後日或寄京中或俟來春下鄉日也鄉間朋友如趙士敬確實又



有志但見理未透病痛不以可歎往年所云李  
大用金惇叙皆不如前日李在喪次手寫朱子  
書一通每來質問其志向可知而天資是美故  
尤所期望其後絕口更不道此字片句隻字雖  
或激勸不過微笑或發謙言而已金亦持服日  
意向甚篤其後一二次入泮來輒與前不同今  
則亦絕口不言學矣老夫獨處山樊誰與切磋  
如公學解真不易得而仕宦奔走非徒與如我  
老友相資有斷續又恐公志氣不甚堅確或不  
能保其終不受變於俗也

答鄭子中

未報秋巒之計其信然耶斯人而遽至此耶人  
生本不堅牢此翁重有麴蘖之促某成疾日久  
每憂其難保苦口頻々自言其不能聽用今果  
已矣痛惜不忍言其人踈處太踈世俗之所嗤  
點好處甚好吾輩之所難得年未耆艾卒以窮  
死交遊之慟何可勝耶聞去年其家無升斗之  
入其何以爲喪尚賴其死於子漸之所子漸必  
盡力以歸其體且經紀其葬祭事矣漫病伏遠  
外莫由往哭其柩傍幽明之際負愧益深白紙



三束封去須卽傳其家兼告以病友所贈之物  
懇心欲修慰狀於其壻而忘其姓名茲未發書  
是自缺恨板書喻及其姓字爲望且其歸葬的  
在何地何時自令其家仍在城中或往高陽  
與否拜及何如

答鄭子中別紙

朱子云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是志之經  
管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  
也又云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  
行間發底志如伐意如侵合此數說而觀之志

公意私可見

前書理顯而氣順則善氣掩而理隱則惡初於  
氣掩之氣字下欲下虛字又欲下暴字敲惟未  
定故空其處而具後遂忘之竟不填字而送納  
耳今復思之二字皆未當不如下一掩字之乎  
穩無病也

和叔所云心之有知覺何故能然公所答太既亦  
得之不知和叔何故更有未易窺測之云此理  
朱門所論無餘蘊矣有問於朱先生曰知覺是  
心之靈固如此抑氣爲之邪曰不專是氣是先



有知覺之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又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澆因謂火得脂膏而有許多光焰故能燭破幽闇鑑得水銀而有如許精明故能照見妍媸理氣合而爲心有如許虛靈不測故事物纔來使能知覺今但當因此等明訓而加涵養體驗之功積累多後日賞有豁然貫通處若猶以爲未也而欲別求至深至妙之理則必墮於虛無蕩蕩之域而所惑滋甚矣

命是繼善性是成性如此看亦得但繼指流行處言命指賦與處言亦微有不同耳

莫顯莫見之論是

易逆數也啓蒙中邵子朱子說盡之今所論雖不無其理奈非夫子本意何

先天圖不是伏羲畫卦次第乃畫卦後就其中間截斷而拗轉之以成此圖蓋雖似稍涉安排而陰陽消長運行次第不如此不成模樣故也若論畫卦次第則當以橫圖言之乃可也今之周易固文王所次自是文王意而其前所未嘗



有者故謂之周易以別於連山歸藏易耳且文  
王八卦與周易次第不同者文王於八卦見其  
有入用變化之妙故改易伏羲明體之方位於  
六十四卦見其有反對之象又有相受之義故  
改易二易之次第二者不同亦理勢之自然故  
朱子謂後天說中取義又不同者正指此等而  
言也伏羲只各三畫卦文王始各六畫卦昔有  
問此於晦菴先生者答以未有所考吳草廬雖  
有是言今何敢信其必然耶先生答問見語類  
論易處

康節拜此而不與之講明此則不可曉豈此等  
事發明於天地間亦有待而然故康節才能獨  
得而至朱子然後乃大闡發使人人皆得而與  
聞之耶然則學者欲學堯夫主教而能該理固  
難矣如晦菴主理而兼明數又安可不務哉  
五行有生成之序有運行之序參互錯綜千變  
萬化不可以一槩局定說自其生成而言之開  
闢之始固有一亢五行之生成然一歲亦有一  
歲之生成一日亦有一日之生成其生成於一  
歲者不可謂厥初一亢之生成者為之然向無



一元之生成又豈有一歲之生成乎其一日之於一歲亦然自其運行而言之有一元之運行有一歲之運行有一日之運行其運行於今日者不可謂從古一元之運行者為之然若非從古之運行亦何自而有今日之運行乎其一日之於一歲亦然朱子嘗曰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而無窮既曰日生而無窮則其日運而不窮可知矣此所以錯綜變化不可以一槩說也今以生之序為本其初生時而言行之序為自其今之行而言

愚意文者逐畫之各位者所居之地胡氏以欠為才則猶可以位為志則漫所未達不審此說見於何處示及為章

易有太極類族辨物兩條得之

聖人立卜筮之法正如所論神明固非如世俗所謂鬼神然亦非是只言氣之主宰而已朱子嘗答門人曰神是理之乘氣以出入者漫謂神明之神須作如此看方得其妙全靠氣字便廣廣了些子

康節之術二程不責非獨指推筭知來之術只



數學亦不以爲貴蓋有理便有氣有氣便有數  
理不能遺氣以獨行亦何能遺却數耶來喻所  
謂數豈理外事者正是如此但主於理則包數  
在其中其或有包不得處不計利害而事皆得  
正主於數則其常者固亦理在其中其變者則  
鮮合於理而雖趨利避害賊倫滅義之事皆不  
憚爲之此二程所以不貴其術也然此持固其  
術而慮夫末流之弊必至於此目非謂康節爲  
然也至於河圖洛書乃理數之原聖人於繫辭  
既明言之其不可舍此而學易明矣而二程於  
恐如此排定而無活法不足以語造化之妙  
所論一三二四得五而成六七八九爲四行得  
土之數者是

或人所問五行初生之序殊有意味故先生然  
之氣之始濕而已謂天一生水也來喻濕誤作  
濕恐當改之來喻疑五行有則一時俱有非生  
水而後生火云云此即啓蒙天一地二章注勉  
齋黃氏說之意況嘗深服其說以爲確論及考  
性理大全載李氏希濂之說乃皆存黃氏何耶  
詳一氏所存黃氏說亦專是見於啓蒙者當別



有其說然其語意與見啓蒙者相同故今並引  
為言其間火生金之說黃氏果誤矣其餘黃說  
之誤果皆如李說非李是何如人蒙所未悉幸  
有得考明以教示

卜以環琮古所未聞而後世用之其間於神明  
之意則與古奚異然其為物不能如蓍龜之靈  
則字能保其必得神明之告而不差乎只緣龜  
卜不傳蓍草又不可得則不得已而用其次故  
其於筮占亦用竹筭意亦如此耳

飯舍云：不獨飯舍如斂絞舉屍撫屍之類皆  
喪者所當自為古人於此非不知有所不忍所  
以必如是者以愛親之至痛迫之情當此終天  
之事不自為而行之人尤所不忍故古禮如此  
今人不忍於小不忍而反忍於大不忍切恐不  
可之大者也

班祔注妻祔于祖妣所喻者是而有子之妻則  
既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別置他室或子室可  
也

早幼於尊長四拜六拜未有所考但嘗見程氏  
遺書一卷有云家祭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



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  
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  
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  
當有四拜六拜之禮據此而推之則四拜六拜  
之義可知矣但今家禮不論祭之有祝有告等  
而皆爲再拜至丘瓊山則又皆爲四拜此又未  
知其何意耳

爲庶之服人多疑問非徒家禮 大明律等書

無之如儀禮經傳乃集合古禮無不該載而亦  
無其文尋常不曉其意竊恐古人適庶之分雖

嚴而骨肉之恩無異非如今人待之如奴隸故  
其制服無所差別歟未可知也

父不與祭而使子弟攝行則當依宗子越在他  
國而命小子代祭之例曰孝子某使子某

忌日與喪三年並祭考妣非禮無疑其遵俗行  
之無害之說或可用於忌祭矣若於喪三年則  
吉凶並行祝辭哀哭既不可專主於一位又不  
可兼行於兩任於此最所難處靜存之說亦去  
泰去息之謂耳父喪母喪其爲非禮一也

七七齋聞出於竺教而不知其何謂然古人論



此等事非一皆以開前得許爲第一義若不幸而終不得許則亦不可弗親意此亦古人已言之今當信古而以至誠行之如又母無命而只出於兄弟之意則亦當做右意處之而其從違之間難易輕重之差比於又母之命則不無斟酌要在不失友悌之情而惻怛委曲以行之耳所論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之義以爲取譬之意但取其自然無爲之氣象者善矣然觀古人論此堵說蓋非取譬以言其氣象乃因此而舉彼以見道體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如勿忘勿助則道之在我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鳶飛魚躍則道之在物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又如引浴沂詠歸而並言則浴沂詠歸道之在日用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如是而已如何如何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爲但教此心不走作耳此論甚善程子論司馬溫公呂中公出處不同處來論以爲晦菴南軒出處亦然者亦善世臣雖與他人不曰然諫不用言不聽則亦安得不去但其去之之決不得如他人之輕且易耳



答鄒子中

音耗久門承見華翰喜幸無比且審所以入翰  
苑難避曲折其勢則固有然者以高明才分秉  
筆塲頭乃所當然亦安用避為但今世仕宦由  
要路者必至於伊優而失故步入苑正是要路  
之始故前者甚憂公之不免者以此今果不免  
矣于求之誇所亦不然漫在此深山之中亦曾  
聞人有以此議公者漫亦疑其不慎交遊之所  
召也有改無勉兩句正當十分用力處然自今  
待其人尤當慎審蓋既不可太露又不可苟合

如失其宜則他日狼狽未必不由於此也秋巖  
碣銘子漸欲圖之於長逝者可少幸矣但僕未  
敢當其責而得其言耳和叔壙誌見示為望權  
幸等三人事示及荷感然漫本意麗史所載雖  
略欲得其文字要有與他書相證左處故也今  
只云太略而不及其文字為未盡耳時事如聾  
如瞽理勢然也南還非但不速雖來恐難相從  
惟祈子戒萬勵以副老懇

答鄒子中

自京惠書頻頻既極荷感冬深未聞來音為訝



忽奉辱當知己稅駕故里權待慶勝欣賀萬  
愧幸此陞伏免被外撓但日覺老昏之加而不  
奈精力之退或有所見無地以崇之自嘆其回  
頭之晚而至於此也職思之憂固宜如此人之  
難知自古所歎今也尤甚乃知古有絕久逃世  
者其意固有在可慨想也然吾輩正當自力何  
暇責人要令人之視我無至於如我視人耳吳  
伯豐朱門高弟宋史道學傳獨遺此人可恠而  
一統志伯豐處適又缺藩懼無從考得今得錄  
示何幸如之此事今粗就彙欲借諸友謄正  
件而試聲之至皆有忽忽之役誰人肯作間  
夫耶兩朴果皆好人然皆未有向上一著見到  
處不知所就終如何也和叔屢見擬日恐不如  
且在間地之爲上也奇君事所喻正然尋常所  
憂在此人也承許見枉當於陶山書舍擁爐夜  
話企企前來講目不欲寄入都中今乃送至晚  
可堪耳

答鄭子中別紙

動而生陽只是理做已發着不得一條來喻大  
意得之但未免間有語病耳如曰萬物之理雖



是天地之理若無生物之理萬物何緣有此理  
乎則是天地之理與生物之理似若有二理也  
曰惟其有所以生是物之理故能有是物上何  
莫非天地之理此固是如此但以是發明延平  
所言之理似不親切乃是刺出之語耳曰但言  
人心動靜非以此為理也至於大本達道方是  
言理耳此段光未安欲改之但言人心動靜非  
就天地之理言動靜也然人心動靜之理即天  
地動靜之理非有二也故云至於見得太本達  
道處又與同只是此理也延平答朱子曰復見

天地之心此便是動而生陽之理按朱子嘗曰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  
有動靜乎蓋理動則氣隨而生氣動則理隨而  
顯濂溪云太極動而生陽是言理動而氣生也  
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是言氣動而理顯故可  
見也凡言心者皆兼理氣看二者皆屬造化而  
非二致故延平以復見天地之心為動而生陽  
之理其言約而盡矣若朱子所引喜怒哀樂已  
發未發雖亦合理氣而言只是就人心言動靜  
不可與說造化處牽合為說故延平以為然



耳此朱子初年所見後來無此等法。今曰朱子似以動而生陽專作氣者故以為已發恐未必然也。又曰所謂一陽生者專指氣言其下係之以見天地之心然後專是言理亦恐太分開看了。約而言之動而生陽主言理而氣在其中此一句極是未發已發專指氣言耳此則未然當云兼理氣渾論說也。喜怒哀樂與惻隱羞惡等對說而後有屬理屬氣之分耳。其下動而生陽止重在氣上看得儘精。

仁字極難說。仁是心之正理。須是覺這理。仁者心之德。四條說皆得之。虛能生氣之虛若作理字看則無害。但老氏元不識理字何可遷就為說耶。用處亦不見形狀用字上若下心之二字義更分明如何。手持足行目視耳聽花潭但謂氣之妙處而不歸之於理固是偏也。但來喻非心使之也。一句亦不覺隨在花潭病處。心當曰云云耳聽皆有天則而主之者心也。然而有時不待心使之而



自能然者如此下語其意方盡又其實理使然也  
也理字作心字如何

花潭冰盞涓滴及雷遷之說然或然也

雨露 雲散 人得水為精 三條皆善

一人之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備固然  
但如此漫漫地認取恐無益也

莊子所見高於康節處今不可揣度而言其氣  
豪於康節處則因其語而可知由其氣豪而辯  
蕩故言之能極其所見之高處此康節所以有  
不及也然而彼之毀聖箴禮得罪名教之病康

節却無之何可比同之耶恐朱子此語有為而  
發姑舉其一端而言之非全論二人之優劣也  
和靖迎觀音事誠不知其意如程朱子必不為  
之後學亦何故學此等事耶

道體流行於日用應酬之間無有頃刻停息故  
必有事而勿忘不容毫髮安排故須勿正與助  
長然後心與理一而道體之在我無虧欠無壅  
遏矣來喻已略見此意故能有味於延平道體  
之言更宜深加玩養體察不可只如此便謂已  
了



未二條功利之說冲漠無極之說皆善

答鄭子中壬戌

頃因來書凝佇數日而未得茲蒙示喻審知方  
在侍兼適被 召旨行止遲速之間儘有高量  
又豈暇他有過訪意耶無任悵惘所云秋戀碣  
文盛意皆當漫於戀老宜有相負之理其所以  
難於下筆者雖曰恐取怨於曾舜之家此則可  
不胥計只於措辭有是難者為其掩實則非所  
以待秋戀也紀實則又大有未滿人意兩者之  
間自漫處之之難更有是於他人者以此益難

遲、至此想其家及予漸深恠於吾之慢也前  
日敢送誌狀者欲得公等草成相與訂定而用  
之乃未蒙音尤不知所以為計也從當更思而  
報去惟照拜告其家以不可欲速而貽悔召闈  
之意幸甚幸甚見囑題畫甚荷不鄙但恐拙詠  
適足以累雅賞耳姑留山室以洗病鬱惟鑑察  
因有小集諸友在門不能一一惟冀為道萬加  
珍竅以副老懇

答鄭子中

聞當有親行以新入銀臺恐難如意承辱書知



已趨庭傾聽倍深新到固難出入矧又有營幹  
耶來月望漫亦親忘俟兩過後謀會於曩所云  
龍山僧寺或直抵陶山皆無不可何幸何幸但  
夙夜賢勞無暇執冊勢也如此野老幸而免此  
尋常以書自繞而病不能讀雖或寓目隨掩隨  
忘恰與不看無異常念古昔聖賢畱得許多經  
籍以俟來哲其意為如何哉而既不屬那邊又  
不屬這邊舉一世無人肯管了可嘆又可懼如  
之何如之何然到此桑榆之景浪作此念畢竟  
何補願公親以為戒故及之耳聞高明彥來

矣美不得一字相問不知為況如何金應順出  
身後尚未修賀每以白愧今示傳寄其信而書  
不至其或偶遺拈附耶無乃來使道遺之否前  
來畫幅已為洗墨適置溪舍今未付上當俟後  
便也管城香藥珍惠感佩鄭子精趙士敬皆相  
聚在此子精聞已入實今日去矣餘皆書面款  
草此謝報

秋戀家如何子漸已逸豐邑否碣文未敢出  
其家必深恠望非面未悉

答鄭子中



臨行揆煩在問佩荷垂意之至示喻仕宦之害  
人果為非虛而能知此事之為害如公者亦鮮  
矣然亦有人每歎而終不免墮落者願公毋欲  
速毋沒榮光常思有初無終之可恥甚於撻布  
而日夕策勵則庶或有望不然只是衰同過一  
世矣其墮者辱節之間或反有甚於隨俗出沒  
者矣碣文已悉寓意漫非故欲持難於死友之  
間事有極難處者故也昨趙先生存直之子全  
州判官容遣子弟來求先生碑文此又最難處  
之一事已以例不作拒之而去一開其端此等

益無可如何何可輕耶但有一事觀其行狀  
洪上舍仁祐所撰而事蹟殊多逸闕未免草  
假使有作者不可據其狀以撰故已告其子弟  
令其極意更求添補事實庶幾先賢有傳於後  
世不知公亦能有聞見可得錄示耶其狀如未  
曾見後當錄上然亦須勿煩為幸其子弟亦以  
隨聞見示及事見囑故欲得之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答鄭子中 癸亥

縣人之還雖無書宜有說而兩無之亦料其人  
不辭而返所致今承所諭果然矣頃者奉款幸  
幸甚。別後思之十分未了一分非徒公有從  
前悠泛之歎漫亦恐未免此歎也雖然所以致  
此者亦緣漫病倦不能夜話而晝日則人多故  
爾所云義理精深微密安能以渙散之精神得  
致其沈潛研究之功此說甚當比來間居中深



思實體見得此理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處真是  
如此所謂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  
朱先生真不我欺其在燕閒靜一之中自覺得  
明快灑落猶若可保然而忽有一等閒事物來  
到面前應接之頃少失點檢忽已隨手消泯此  
無他不熟故也在傍邊看覩不能真入其中以  
爲己物故也身常靜處猶若此若形役於膠擾  
之境又加以怠忽因循雖欲與有志而終無成  
者不同其歸恐不可得也在今日嚮道之切嗜  
學之誠如吾弟者何處得來然竊問平日所存  
似於矜露自喜處占多沈靜斂退處占少以此  
而行於世到得世味漸深撓奪益多吾又恐所  
嗜之終不可口而所嚮之終失故步也況今日  
不得已出世如近日駐足事之類極當如此自  
餘凡百尤當以慎密二字爲第一義千萬千萬  
戒之在心毋忽是祝江上沿洄可少償物外宿  
債然吾輩曾謀不及古人許多好處何能盡其  
風流耶當日澆所舉晦翁先生與袁機仲諸人  
泛舟九曲詩四五篇在詩類第四卷未可檢得  
而深風味之則妙意真趣殆可見也切欲追和



其韻以紀一時心賞而第念近年吾輩不以一  
句詩語見示雖有拙語不見辱和如今次絕句  
之爲則所謂獨唱而無和亦可吝也故遂報耳  
既看先生詩後如不辱妙唱之來則謹當效顰  
也畫幅畢寫拜末幅回納視至爲佳記文拜領  
此文浪傳深所未安又其傳者多誤脫益爲人  
所嗤罵如在靜存處猶可改正者改正之何如  
書何能盡意惟冀行赴珍勝以副遠迓

答鄭子中

當旋駕過縣之日縣吏不報又自失偵伺未及  
奉問深用愧恨邈蒙枉垂珍札感幸又不可勝  
也言敬民瘼固應如許正在明府盡心於補完  
摩撫之秋赤子失乳哺之餘乍見杜母之至安  
得無號呼之擾久則自當定矣定後讀易甚善  
吾縣雖無佳山水之稱聞鈴齋臨溪上甚蕭灑  
韓公所謂讀書松桂林邂逅得初心者想可爲  
今日驗也 儲位遽虛朝野哀遑罔措奈何續  
聞 宗系事得請 勅命當降云想不墮虛斯  
又莫大之慶庶有兼除少紓憂滿耳翻轉之慮  
正如所喻一特取快爲後日厲階往事可鑑但



彼既露網打之計不得，不為拔釘之舉。遂至於此，雖欲凋停有所不可，然已甚則不可耳。九曲韻清，此亦無留本。且既涵雅覽，不必再涵。間中偶思靜存，贈行詩用其韻，道懷漫以呈上，笑覽為佳。如已和成，亦望惠示幸。

答鄭子中

近日過臨，曾有珍約，凝紵之至，承諭治牒，駁行姑俟。後駕之日，澆自月初，以先人碣陰刊刻事，恒在溫溪齋舍，緣此應接，未有見定課業，殊覺慄惕。齋居蕭灑，正好養神與養民之事，本末相

資，甚善。是善讀易，欲以本義為先，此亦澆從來所見如此。世儒慮及此者，自少。雖或有之，皆牽於講業，而未果之。取澆則方其讀時，同於世儒之牽，及見得此意，後昏病不能讀，主本義兼程傳，以還潔淨精微之舊，正有望於高明之今日也。但所謂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者，此又一大件，不易言處。來喻已先得之，惟在勉旃。爾和詩之成，顯望示及網打之當，及草野聞聲之日，已自臆料。返稍傳聞名字，已見其草幅中者，非一二云。一愕一笑，惠件家姪近行時，祭感荷感荷，但



方當蘇敬之政恐不宜以此等事入思慮也

答鄭子中甲子

阻奉海帖久矣茲忽承親辱報鳴琴之暇日有  
佳趣無任欣慰示喻向外之患澆自在裏許何  
敢有點檢高明耶一邊事然以澆所科亦意高  
明比來漸有此端也蓋此邊功夫不著緊而應  
接俗流親一民料米鹽等事每以作壞於外安  
得而無與之俱化耶射固男子事聖人所重澤  
亦何敢苦規於左右耶但觀今世好此習者無  
不與麀鹿人武夫相追逐所益者少而所喪則多

非獨此也 國家於此一等人待之正與武班  
瓜牙之類爲一如柳太浩等輩恒欲置之南北  
邊遠之地雖曰臣子之義不擇夷險而安之其  
於素業素志何如耶然如我迂生腐儒冷淡說  
話固不當喋喋於兼文武大事業之間也置之  
不復道也憂旱之餘公私大窘況有土有社赤  
子之命待我爲死生者耶伏聞鳳水茅茨貴境  
甚於此間云尤所仰慮耳約曾處雖有惡路必  
不至如此間崖險之甚非不可一往也何者脊  
泉石之勝招人以往不覺 馬之蹠蹠老脚之



競危故耳但澆自十三至堅日連有忌故數處  
上塚皆以十一二日行之其故祭自澆家今示  
行期在九日十日云正與家中祭事相值似難  
赴會伏想回鞭必在望後則澆亦無故可相期  
會於彼惟照量更示爲佳

與鄭子中

近者枉賁門筵感荷之深只緣稠擾終日相望  
未遂款晤別後幽花倍於平口未審還官爲况  
何如前月書來有樂聞過之意顧以日曛便遽  
草率奉答殊有餘愧人惟不學故不知其不足  
不知其不足故聞過而怒今能反是可見其有  
得於學問之餘者如此甚善甚善然妄謂義理  
無窮故爲學亦無窮人心易染故省改當益急  
恐不可專恃往者嘗試整得之見而不加今日  
接續新得之功也不知見今所讀何書如何作  
工夫凡百應酬間覺得與向時何如耶頗亦有  
見得到信得及處否澆於數月病中看晦菴書  
一過每遇其言懇到痛快與緊爲人處未嘗不  
三復省發如針剗身如寐得醒益知日前爲學  
浮泛不親切正如程門所謂隔靴爬痒之病如



是何曾有絲毫得力處耶適得南真曹捷仲書  
云近見學者年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行  
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爲人所中傷而害及他  
人豈非先生長老無有以訶止之故耶其下自  
爲謙辭而欲令漫十分抑規之此雖不知所指  
爲何人而其言未免有墮落一偏之弊然而自  
吾輩言之實不瑕訶人而當自訶耳何也吾輩  
中心願學初豈有盜名欺人之意但立志不篤  
遵道中廢行口談天理之際游聲已不禁回  
馳矣而在於日用躬行之實一無有可靠處然

則雖欲免盜欺之責何可得耶故南真之言真  
可謂爲吾輩藥石之言自今請各更加策勵以  
反躬實踐爲口談天理之本而日事研窮體驗  
之功庶幾知行兩進言行相顧不得罪於聖門  
而免受訶於高世之士矣漫盛年不學及此志  
力衰邁之日始有管窺之幸索居窮山無與切  
磨在前猶有都中數朋友往還尺紙得以相發  
今則相戒絕之黃仲舉所見雖未深密猶甚能  
勤懇心焉益不少今又已矣所望於今惟在子中  
而相見無可講相別無海帖此無他漫自懶廢



而然亦恐子中之於焉學或不繼曩日之誠切也如何如何前所云青松所索墨跡自奴家要傳致事鄙意實不在青松傳書欲因以致此書於左右以求鑄警之來耳別小紙拜希采覽不宣

別紙

責善朋友之道况欲聞過而不言乎儗屬別置外處已非事體之宜若大賓入館尤當避之乃反不避而其軍官之類或有秩高曾經守令者使寓僻陋之處此豈非慢公徇私之失乎竊恐

改圖入內上也別措他所次也二者皆未可則當大賓時必須避之又其次也觀鄰邑之政或有初甚得愛民之聲者及其徵債等事自見赤地流革而苛刻持甚期於剝盡此無他所欲蔽錮而失初心也如此之事非所慮於高明之見然不得無過計之虞恐宜十分斟量國穀雖不可不徵毋以必取盈而加忍人之政乃爲善也

答鄭子中

忽奉陸翰詢意狠悉不任開釋頃日寒門小慶得蒙賁然之惠感荷深至已修小簡申致謝意



送在温溪路傍奴家以前有責使過此取去之  
約故也其約未遂而先此委伴兼有侑書樂清  
等物殊非所料拜領之餘更深未安無他官清  
本非他比加以今遭大款豈吾輩相贈寄之日  
況其間多有不得已之事應酬不暇如民相知  
之際只當以尺書因便問訊以道情思足矣故  
有使過取書之約幸須諒照以安鄙悃示喻俗  
務俱化之惠講學疎密之憂非日加修省之功  
亦難及此甚善況亦慮不無具事故前遣書中  
摠說頗詳今不復陳望今後使之過者取來俯  
察却以數語反復之又令過者投之奴家而去  
何如却報所云此中亦偶得見所可憂者不獨  
此也難可形言仰屋浩歎奈何奈何名賢錄得  
許送示企渴無已適又燻黑紙窮草草不具

答鄭子中

伴來辱惠報答歷叙平素辭意懇款如得回晤  
良深慰豁但況所以前日致書座下披露腹心  
不憚煩瀆者實以索居鈍滯無朋友切磋之益  
欲先發其端冀見麗澤之資示喻為學工程隨  
事警飭之意圭復之餘深自悚厲所云未嘗不



操存患不能專一未嘗不窮格患不能精密時  
復思之不覺慄惕正是寫出老拙心中事亦當  
撥病強衰更加策勉庶少收桑榆之功耳周禮  
不曾讀今精力不逮無緣讀得每撫卷太息而  
已但此書前賢以為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然而漫未嘗不有疑於其間者恐其太繁密難  
施行也俟他日而稟會中無所疑古人以謂不  
體行故不能疑此亦彼此所當警耳畏入題目  
正如所諭人不能篤信好學才見風吹草動便  
驚惶失措回面汗行以蘄免於指目為是者不  
足言吾輩正當自反而厲壁立之操耳人吏家  
固不可姑仍舊處有實則避之縣側修補之計  
甚善公債幾畢可喜下戶不得不微然莫太峻  
責容令措備而納其不能措備者且待明年乃  
是真不擾民蓋極凶自有寬徵之理敲扑難加  
餓莩之民故也金就礪儘有志與之處殊亦有  
益但向來讀書不多見讀節要書講解之際令  
人頗費力耳

別紙

橫渠先生曰人雖有幼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志



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志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燈下作報書了閒看近思錄見得此語有契於心不可不使吾子中知之子中非忘學者然漸習之久安保其不至於忘耶

向聞道院溪山清絕釣艇新辦心未嘗不在鉅鹿也吟得兩絕置之溫溪奴家用依前約今伴人直來子此故令往取去幸一笑覽對溪山讀唐宋人詩興益佳可得惠示否

答鄒子中

縣人冒寒遠來惠書珍重兼寄和詩四章捧讀玩繹洗此滯吝佩荷無已示喻策勸之云澆不自量已從前妄有現切則冬矣及得垂報未嘗以一言相鑄責互磨礪何耶豈澆不能虛心求益無有樂聞過而不悛改之意故耶又如和詩中反有指擬非倫處非但示人爲難恐人見之或惹起笑怒後日當面稟詣改也周禮所疑槩與鄙意同而先儒稱重此書處每每有信不及之歎當是量未廣見未徹之故耶壁立之論誠確論也每見人風吹草動便惶惶失措皆有回



頭汚汗以避患之意極令人警惕發省也辭  
事如此蘇策果為憂憂固宜就其中而漸圖補  
完正是欲速不得大槩清心省事為要法耳但  
兒子寓近在都下丁景錫來見云有欲還左右  
內職之議雖知從前有此議然聞之不能不以  
為橈不識亦聞之否奇明彥固事圖歸計已熟  
矣亦不知能成否耳讀朱書甚善甚善承許念  
五六欲遇陶山幸企幸企但緣滯念八九日為  
忌日故六七日有展墓事勢必相違不如開正  
回路為約則無相違之弊惟照涼夜燈作此書

眼昏不一

答鄭子中 乙丑

前日違奉之懷久未相叙今日始聞僧獄訊差  
轉屬於左右知有會期而適承伴書諭以念日  
之行欣幸欣幸混怯寒藏縮今日出山舍山花  
爛熳漲淥如醉風雪之樂宛在目前但梅竹二  
君經寒太憔悴耳獄辭果似為難然想監司因  
前日報牒而令刑訊今只當因其辭而訊得其  
情耳安東似不至大嫌怒也且臨事而太顧人  
情必不得其止亦可戒也惠物領荷但藜藿得

上本作正



此太似不穩帖耳呵呵餘留面款

答鄭子中

前月中得見同月初九日惠書乃貴蒼頭居臨  
河者回自奈城過門致書而去卽報無便其後  
雖見景昭來訪又未暇坐間草率修報稽延至  
今恒抱闕然茲復俾人為到投以長書具悉前  
後叙說滿紙傾倒覺見近日檢身省己深有感  
發揚厲之意不任歎尚歎尚數年來亦竊矚吾  
弟志道嚮學意思頗似劉公度長沙時不如南  
康時每懷悵訝間亦未免形於簡牘往復之際

及得來答殊未見有省發改慶處又聞所以居  
官應俗等事亦徃徃誠有如來喻所云不憚見  
譏之病者蓋嘗慨然太息以吾弟明敏之資趣  
向之正學問之勤苟親見聖賢而受其爐錘則  
終可見實得力而有大成就者今不能然如彼  
况如我魯鈍一生悠悠至老方悟者予於斯時  
也為吾弟切憇規貴固在於朋友而自家瑣力  
無植立無素積可以救拔感動人處是以雖或  
有相告語時率不能向頂門上下得一針了來  
書何不痛責而峻絕者雖混所難任而實有其



罪矣不知吾弟去此西行數月之間因甚機爾  
而打發此一段大幹旋能自回頭轉腦出脫得  
誤墮窠臼裏直向聖賢門庭作家計字易曰風  
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朱夫子贊  
之曰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昔聞其語  
今見其事真是竒持可畏可服且今反復兩書  
之言歷數既往之病痛一一如破的其中如射  
獵酒色等之為害固人人所共知也至如耽看  
史學喜抄古書乃吾弟七八年間親以為第一  
件事業而一朝幡然悟其非即斷置之曰此等  
工夫千身心何事非見之明而決之勇何以及  
此夫看史抄書昔之躬行君子非不為此事但  
今不於本原心地上細加涵養省察直內方外  
之工而惟以匆匆意緒日向故紙堆中尋逐已  
陳底粗迹搜羅抄掇以是為能事而止則是定  
無蓄德尊性之功而反益廢心浮氣之長矣往  
年吾弟之始為言行錄工夫也混非不知渠成  
之為利然猶屢奉戒而欲姑徐者無他見吾弟  
年少氣銳胸中又本熱鬧於是更加以史學之  
熱鬧未稍寧不如以火揀火之愈盛乎來書自



責云日用云為全不似學者模樣又云不知何物作祟而至此固必有所指者而吾意以為此等事亦是作祟之一也大抵人苦不自知耳吾弟自知之明既如此又能知其可治此病之藥一一皆中其證此所以不可及也自今以往誠能痛湔舊習凡看書窮理出言制行以至日間百為最先除去廣浮氣象一以莊敬涵養為本沈潛研索為學見得此箇道理真不可須臾離處將此身心親切體認得以優游涵泳於其間庶積漸悠久之餘忽然有融釋脫灑處便是真消息也方有可據以為造道積德之地然此前頭更有無限行程階級為終身工夫非謂止如此無究竟法也且吾聞之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人雖自謂已知而所知非真見雖自謂能行而所行非實得則孔子所誨為仁由己者未驗於身而孟子所憂進銳退速者已有其責矣見喻近將近思錄朱子書讀之其悅味猶舊甚善甚善更宜以一部心經為早晚誦習夫輔用功之地則所謂障川之往指南之車燭幽之鑑皆可於吾身親見其實矣黎渦之警得非有親歷可



畏事故有。此言耶。一刀兩段。亦嘗於大慧書中見此語。顧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使彼挾穉穉之秋。反高視大言。以陵轢名教中人。此為吾徒學聖人者之大罪。過大羞恥也。則朱子詩。虎尾春冰。寄此生之戒。可不勉哉。可不勉哉。來示在京時與人論辯者何事。其人謂何。他日幸略見論為佳。此間為學亦無甚頭緒。自夏未來。金伯純之弟士純來溪上。其人明穎嗜學。甚不易。初因講暮三百。迤邐遂及於律呂。啓蒙等書。於是金煥仲惇。叙琴撫之。禹景善及孫兒安道。皆會共讀啓蒙。相與研究。講論多見。到前所未到處。至昨方罷去。可樂也。但象數者。至理所寓精微深妙。亦非身外事。然却被日夜留心於此。亦覺德性上工夫不能專一。不無害事。而況他事乎。故心能主宰。則物各付物。物不能為心害。心不能主宰。則雖作詩寫字。游山玩水。程朱之門。皆以為戒者。為此故也。亦不可不知也。寄送朝報。深荷深荷。時事如彼。因有不得已之勢。不可知之憂。草澤所為。雖出於忠憤。而亦有過當難處者。不知終如何。奈何。中間傳聞以道主親嫌似。



當遞職殊以挽懷今乃以朝議已先赴幕好好  
車車秋高氣清挾天風而昇仙嶽萬瀑千峯指  
顧領略其樂如何恨身不得如雲生兩翼騰空  
而去與吾弟頡頏遊戲於其間吟賞來詩聊自  
慰耳蒙許行錄老境臥遊之興止有此事企幸  
企幸留來使夜燈作此書眼昏神疲掛一漏萬  
陽月覲餘若承惠顧可遂面報未間惟冀珍衛  
加勉

答鄭子中

頃聞遞蓮幕入芥宮已料必來覲親昨因兒還  
今復得書備審近况超勝若有神相於其間其  
靈區真境一經遊陟而得驗遽如許耶此中伏  
覩教文及十四日朝報不勝憂灼因措其後流  
聞旋有慶音猶未的信茲獲示諭普騰驩抃不  
容名言累書警舊勵新之意甚盛且善惟在勉  
勉終始勿替老悃所為止切於此但自念鄙駘  
一物老病廢棄無一毫與於世事而近因葦布  
紛紛輒為人有所指目雖知其言不足介意而  
以小推大因近慮遠不能不以為憂也况公今  
此還朝有大機關之可憂不知何以處之混意



如公之與我往來相熟亦是為人指目之一端  
雖相見願切亦不須相見只可彼此默會而各  
自勉焉無乃易傳所謂大善之吉乎金士純輩  
所溝猶未十分意欲再會而知老拙意不樂而  
不果可笑濶東行錄深發臥遊之興殆若十洲  
三島入我几間也適有過客率爾抵門漏萬姑  
復

答鄭子中丙寅

去年十一月中安道孫人還奉承惠書縷縷具  
悉感意無比綠自秋冬以來流聞賤名多上人  
口舌又有都中朋友見愛者寄聲切責以不能  
韜晦為咎此意甚當由是一向畏縮不以時報  
答來書恒懷缺然茲復自奈城轉致十二月十  
六日辱書具審近事又不勝感荷之至既自外  
入出補已難重被銓薦其於為養本計大為梗  
礙不知終何以處之看書功程如示固善聚善  
良扶正脉之議甚善自餘數段山野何敢深論  
因知記人心道心說分明繆誤以寡悔之高明  
其於學問亦不可謂不深而乃反主張其說如  
彼深可恠歎龜巖有八十病親雖入玉堂豈久



於朝耶希正任便深賀不及致書如見希正布  
此情惘伏惟 朝廷一番洗濯庶見更新之盛  
謫還廢起大快輿鬱太平萬歲慶頌何勝其間  
所可慮者正如來喻不於本原之地務盡其道  
則一時清明景象難保久遠善良雖聚將何賴  
以扶正厥乎此耿耿微衷日夕反身之憂而不  
敢云者就中病廢老物積幾年經幾艱僅得以  
沈痼愚劣見信於 上下而 恩放得所曾未  
幾何而復欲使 聖朝踵前誤而收棄初此誠  
何意見何舉措乎蓋混前日圖退如水之萬折  
必東非謂時不可仕也只為一味病愚之故耳  
況今增年六十有六病日益深愚日益昏去冬  
寒不甚猶閉戶不能出頭腰痛腹脹痰盛咳嗽  
無一日之安不此之顧乃以時可仕扶舁以過  
竹嶺乎細觀來喻以時之一字言混行止似亦  
有未相悉者竊恐公之見拯雖切不免帶此意  
思而為言故人不甚信從而為患不止也更望  
洞照專以老病廢棄力圖終惠不勝千萬祈懇  
之至煩語朴和叔所貴於同類相知者謂其見  
處得宜俾可安分以死耳如其不然欲使蚊虻



負山至則縻耳豈相知之謂乎和叔有意此學  
士友之慶若於此用力之深自知病人不可強  
之以使令矣明彥今已返否不敢廣作書問相  
見致懇協力圖拯之意靜存將用固可喜然亦  
當以漸乃為宜見之亦望致賀時前士烟能不  
替向意否所欲陳何限遠書未悉惟珍恐加重

別紙

本原之憂既然又今八道饑荒二邊有釁而聞  
有西征之舉若止為敵至策應之備則固不得  
已如其不然而先舉討罪之兵雖曰名正言順  
釁隙一啓兵連禍結奈無後段何此又莫大之  
憂諸公其必念之而非野外所宜言也

答鄭子中

前日惠書中見有陞除之命出於不意驚駭  
之餘意謂諸公有過越推重之意故致有此事  
惟公不力揀不覺言之太迫至有繩交之言徐  
思之未安今承再書示盡曲折知皆出於天  
意如此則公雖有欲揀之心其道無由益愧前  
言之率爾也然本其所以致天意如此者亦  
恐別無他故常時諸公不知無狀不滿一隅擬



議非倫至以大賢出處占時事等語互為張皇  
夸詡其間主時論而與混昧平生之人誤以為  
信然則天意之誤垂奉奉豈可謂不由於是  
而有之乎混固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只以今來  
書中明以大賢出處四字加之於無似觀之其  
常時論議虛夸可知而令混有今日罹此百窘  
恐公終不得辭其責也鄙意竊謂吾輩持身與  
事君無異道正當口絕夸辭手無虛著脚踏  
實地如是雖旁觀忸忸無足以聳動一時猶可  
以免末梢狼狽之憂不然厥終必有大大難收  
拾致郎當者拙訥雖不敢言未免為諸公深宥  
虞者奈何奈何混二十五日始受有旨內云  
云不許退歸仍令徐調上來又狀面只有工判  
職銜狀中不言除工判之意又無除日朝報之  
類亦無親舊一張紙簡茫不知何謂竊料如重  
甫舊有書而今無者必以新命太不著物情  
駭異不欲有言相預於其間故也混震惶靡措  
前途無可留處不得已少退昨借得私人馬來  
入鶴駕山廣興寺為三辭之計然緣有新命  
之故聽許益難祈望若不有臺章其勢必至於



獲稽違之 謹然後已 撓慮非常不可言不可  
言心事若此何怪心病之難平因而發疾多端  
羸悴委頓見者驚嗟亦可悶耳所欲言者無窮  
悽悽未敢臨紙耿耿

答鄭子中

漂轉羈苦中惠問三至慰荷深矣愚生病勢雖  
似少減於榮豐時元證依舊乘問往復者不一  
無時了斷為悶奈何三辭去人今明當還而未  
還翹渴方深未知 天意如何兢惕無地然  
新命至此所不可兼受者極多端矣而仍前在

道俟 命則似有差病冒進之嫌竊觀古人到  
如此極難處則有請辭不待命而徑歸如杜範  
具激之事可倣而行之故今若又不得請則復  
上一狀略陳右意因而退歸雖甚未安可計無  
他善策如此必觸時議所不敢避耳混踪跡如  
是之窘公何可為來尋見耶明彥之云甚善但  
到得後日有不得如意誠退時不如何以處之  
以病漢之難處知無病者之尤難處也退待龍  
壽等處不如歸家之可明決不受也故直歸為  
計餘所欲陳者山積未敢率爾姑此奉語



與鄭子中

枉顧經宿披霧多幸猶有無限不盡之懷別後  
惘然無以自遣混今此所遭夫段狼狽至於此  
極若不有在朝相知之人超出常情之表急  
出手揀拔則勢必至於得大遣謫而後已又恐  
為旁窺摘譽者之所秉則所關豈止於混一身  
耶故所望於吾朴君如前所云生切諺不云乎  
縛者解之朴君書中擬人不倫拙者之厄未必  
不由於此故云千萬至祝二十年前病不堪從  
事遠接者至年迫七十病加百倍之後乃能堪

遠接事耶然此則猶未到面前事一入都門百  
責填委乞免不免欲辦不辦憂窘惶迫之餘一  
死固好不死則必至於逃歸其為辱清朝羞  
士林豈非朱子所謂閔風俗之盛衰者耶然此  
當以公意自告之如此勿以混言也

答鄭子中

連得四月七八日五月十六日兩書備悉論意  
曲折欣荷欣荷去容臺入類宮無所不可但  
季叔獻為餘郎而公負罰依舊則乞外之便尚  
多梗阻果似有撓於素懷然亦無如之何只得



安以俟之耳和叔不拘一切之論而能以辭受  
去就之宜見處甚幸甚幸得釋兩重 聖恩如  
天濫秩峻職尚未控辭日夕憂悶顧恐煩瀆迨  
今遲細行且不免瀝乞未知終何樣結訖也今  
茲知樞出於濫陞之餘豈與前冒同知時為比  
耶辭不可緩而乃緩尤以惶悚和叔所患何證  
今想已神相清茂如常矣如見為我致意明彥  
書寄示甚慰離抱其去就若如來示有少可疑  
然此人前途事不可如老拙只守一隅可行則  
當行但於審可否之際不可太章草耳答書煩  
附便風令勿浮沈也示喻大學通讀獲聞餘論  
何慰如之其於鄙意未安處欲一一報白自顧  
蹤跡如此非與人往復辨論之時亦緣暑病疲  
臥未果如意良深負負醫官所聞 朝野咸慶  
近觀邸報有問安事又伏增兢慮如何如何秋  
來觀行度在何時惟冀以時恐懋萬萬不宣

別紙

格物物格釋辭及兩註中極處吐諸公說異同  
紛拏久矣嘗廣考先儒說及此者抄合參訂草  
為一說猶有未洽然處藏之篋笥中今因來示



欲更加點化以畢其說但其中所引元判書太  
初公昔為余言李晦齋復古先生與朴瓢道人  
光佑論此朴公主金大司成老泉之說爭辯甚  
力晦齋不以為然云云元公非不詳言混羊久  
記得不分明恐或謬誤欲更問而不可得為恨  
公未可為問取錄示否雖未素知自往或無妨  
不然同人轉問豈無其便耶

與鄭子中

靈鬱異常龔鹽首着起處何似瞻戀無已銓郎  
叔獻為之為養之計仍前阻遲向云負罰聞亦  
依舊想心事多未快也如何如何混癢憊日處  
殆無以自支頃得洪退之凶景說等書皆以名  
在卿相與草野不同屢 召不至安有此理責  
之至有棄 命中路之語令人驚惶失措此數  
公皆平日見愛者其言猶若是其不樂者當何  
如也集此成罪恐不但嶺海為死所也然老病  
至此不可以此而冒進况今西任皆遽 為  
恩命難違之故抗顏而進虛受虛退此何等舉  
措義理耶久誓辭克又極未安不得已又上此  
狀未知厥終何如仄惕顛候而已其未乞致仕



之云尤恐激發嫌怒然此非獨古人以為家常  
茶飯見筆苑雜記未云云是麗時成俗如彼至  
成宗朝猶然皆因自乞致而今致以混老病當  
致授例懸乞豈為非耶今去別小紙本欲示景  
說更思此老意思甚好猶有難盡語者乃轉以  
呈左右度今日物論盡如洪閔二公則雖和叔  
方叔不無有疑於混所為也公未可以已所見  
古人事有如此者論知和叔諸君耶前日安東  
府便附一書未知違否禍福成敗一付造物然  
此身長在艱危中何以則能得好出場耶可歎  
未卜面日珍愛加勉

別紙

有除樞副而辭不拜者司馬公有召以提宮兼  
侍讀且虛門下侍郎以待而固辭不至者范景  
仁有自適所放還在道拜殿學士宮使遣中使  
促入覲乞歸養疾而不至者范純仁有再召以  
給事中而不至者胡安國有自除通判至除直  
顯漠閣凡七除召而竟不至者劉宰有以藩臣  
病歸後召以禮部尚書參政右相至十二疏而  
不至者崔與之姑舉此數人餘不勝記



右諸公皆抱經濟之具其出可以尊至庇民其中除范純仁失明外其餘老病不至於已甚又非有甚前難仕顛沛之故而猶如彼况如滉空疎盜名每趨 召命輒以難仕蹭蹬而歸如是者四五今又強進道病窮迫不得已而至此恐不可不原情而定罪也若曰彼皆賢人君子故可以道義為進退汝滉何人而敢欲效彼此正與滉見相反滉意妄謂彼足以當恩命而見後效可受而猶不受滉不堪 恩命而無後效不當受而冒受尤難故也如此授引亦恐召謗而取怒只緣前見洪相書云云今見今書云云知時議皆如此其勢將至於坐以遺 命之誅雖所甘受然臣子而得此名以死天地鬼神所不容恐不能瞑目於地不敢此控呈庶少露愚衷信古致誤之所由不知今意可垂矜憫與否惶反無已

別紙

宋崔與之自四川制置使召為禮部尚書以疾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後以參知政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後又辭



右丞相不至未幾得奉相三年而卒論者謂與  
之年壽既高胡人方熾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辦  
云云人皆謂滉恩眷隆重不可固辭不急趨  
謝恩雖滉亦不能無疑於此今據與之事如  
彼方廓然無可疑矣所慮時議不深者此例之  
有無一以達忤斷之則區區素抱無路可明於  
聖世故如前日所望者不可緩耳但此與前所  
云數人皆系名賢出虛之大節如吳則其末又  
有褒異等事如我庸人僭妄援引為言又是大  
罪不但喫人笑罵而已深恐深恐所以如此云  
者只欲令吾弟知古人臣老病欲退者不强拘  
致而從其志有某某例因以善圖之耳

答鄭子中

志意之論昔年往復盡之今詳所論大槩公得  
之但二字道理元來不相統屬不相首尾何可  
分先後耶本不當分而强分之故往往未免有  
少費力說處戒先或後當隨事各作一道理看  
可也

費隱以道言乃形而上之理也以其顯而言則  
謂之費以其微而言則謂之隱非有二也故曰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以形而下者為費則豈  
一源無間之謂乎禹景善亦以太輝說為是引  
本節小註朱子說為證此誤看此段說而云云  
也詳朱子意非以形而不為費因或人所舉形  
而上下兩言而言故先說形而下者之廣而乃  
曰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  
有故曰費則其說形而下者正所以為說形而  
上者設耳實非以費字當形而下之物也亦如  
章句解天命之謂性處先言陰陽五行而後乃  
曰理亦賦焉今豈可因此而說天命之謂性亦  
為氣乎

又按道不可離章或問所論龜山楊氏無適非  
道之說云云今專以形而下為道之用則便是  
以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為道而不知其義理準  
則之為道豈子思朱子之意乎故語類中朱子  
諸說費隱皆以道字理字言之其中一段雖云  
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而其下答或說  
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  
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  
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



此段首說略似太輝說其未終以理字道字結  
之太輝必欲偏守餘意之一說而不用元來不  
易之本義誠不可曉也

盧寡悔說如彼切恐所見有差誤處深可慮

答鄭子中丁卯

別後秋且向盡日以馳思金而精奴來傳去八  
月二十日書喜慰可知混頃者之歸誠有徑率  
不情之疑當時已料其或致紛紛今之所聞過  
於所料殊有不可曉者然靜言思之亦不足怪  
何者諸公於混平昔所苦心處與頃日所大懼

者一切不同而惟以情之一字斷置非惟諸公  
為然如吾子中與和叔亦然非惟兩君為然雖  
如朋彥亦不過如是而已如之何不以為罪耶  
大抵聲聞過情古人以為大恥混乃因此而賭  
取卿相之位此何等辱名與喪節事耶躬之世  
用知無以上報 誤恩只有辭退一段事庶可  
以灑濯無恥之累思欲以此少伸報效所以恐  
窮餓觸 雷霆極力以辭退此混數十年來所  
苦心處也因事召至粹過 大變攀號痛迫  
之餘又奔走 詔使之至氣力敗矣精血漸矣



奄奄微喘死與為隣矣正當此會春官 寵命  
出於 新政委篤困悞無以供一日之職則不  
得已又請辭職至四至五而始蒙 允矣前後  
疾病忝竊無狀之由歷陳而 上聞矣此又何  
等猥賤與厭薄事耶既負 先朝又墜 新命  
人臣之道掃地盡矣使古人介於義分一毫不  
放過者當此際不知其尚且持空情諉 山陵  
而淹滯不去乎以愚所見致身之地義有不行  
如是則義轉於退身之路明如日而急於坎不  
容昧亦不容緩矣若是而猶不知去因仍尸竊

病遂不救溘然而逝則向之所云數十年苦心  
者終安在哉此又混頃日之所大懼也如使混  
不職辜 恩而猶可仕則已過數十年間皆當  
享有榮祿何苦而必退乎前既以退而少免偷  
冒之恥今豈可蔑退義徇留情而自作愆尤乎  
混之比歸雖多曲折而此數條尤其大者諸公  
苟能息怒平心設以身處其地徐究而熟察之  
則前後心跡可通為一義了然一出於多病無  
能畏義慚 恩欲少自附於廉恥之所為其心  
別無邪僻恐不須深以為罪也雖然曾在都下



略道一二而數君之聽既不入今茲遠來已難  
追悔而諸相之怒又如彼以此成罪無不足矣  
奚待後時之他議哉惟當揚息省愆恭俟 遣  
罰而已奈何奈何然因是而過情之聞可抵冒  
濫之爵可褫反本還原以畢餘生則 天恩罔  
極矣他尚何望哉所喻見愛者有疑是亦恐不  
然也人心之靈無不燭破天下義理昭如日星  
苟能持此揆人心跡於出處去就之間其亦何  
相疑之自其所為不乖於義不畔於古則毋  
徒以情而疑之誠求於義畔於古則便可革絕  
交之書以相處如之何其浪為消縮之有哉明  
彥來歸亦有書來攻頗急未免略報想未必肯  
為然諾也劉病翁詩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  
媒旨哉言字向聞 卒哭後有來意定否何如  
李典翰後白氏處 詔使所定諸儀註可索取  
來示否李君曾許以謄示似聞其中值病患未  
必記得須公自以意問取為佳

答鄭子中

昨因具贄祿之還欲奉一書因事相違未果為  
恨今更專使惠書誨諭諒悉感佩何勝近日



霈恩曠古所無天人感動太平之慶自今萬世  
此中窮僻昨今始知策聞大槩矣但其十四人  
中圭菴之寃未洩此尤可痛耳基景等事初甚  
疑之今果如此幸甚幸甚鄙人行止衆議如彼  
固應有之不惟不恨在吾人中亦無洒然見徹  
隨聲應和為可嫌也所以前日不得不開口分  
疎其與明彥者尤說得索性近見其答書雖間  
有唯諾之語其實含譏帶弄正如作好語以誘  
止兒啼也如今公書雖有頓豁等語竊恐公若  
自未到洒然處只以吾言不欲有異而云云亦

何能大相遠也然大綱混所處若至十分則安  
有此議莫非已所惹致無所歸咎惟以因此得  
還本分永作老農為大幸不意昨奉有 冒石  
命又下乃十三日 命也而朝報云 經筵官  
所 啓不知何負又如此指出使因以益致紛  
紜也且安有人臣過譽山積而能盡勸講之職  
者乎啓員之意誠不可知也而當此隆冬作行  
極難假使不死至京必被彈章遭逐而出豈不  
大為 聖明舉措之累乎不得已又許乞回  
召旨不知又更有何事惶惕罔措奈何奈何示



欲共作山房數旬相聚此固甚願但病骨畏寒  
如虎冬月山居不得又蹤跡如此而朋友相從  
講學無乃未安於心而起謗於人乎此其為魔  
障良可歎也

答鄭子中別紙

嫂叔無服書時只據儀禮經傳君為臣服等數  
圖而類推之疑當如此今番歸舟借載通考通  
典等書以來間中披閱始見歷代所云繼統之  
服如彼乃知前日輕信一書不編考閱而妄出  
大闕之說不勝愧慄此事明彥書中極其辨論

心服不~~也~~但其稱號之辨於鄙意不能無疑後  
日當面論之今不暇耳往年格物物格等及其  
註吐釋弟屋詢近已條釋頗詳欲奉寄偶忘置  
處後日搜出因便附上此釋李仲久亦有問目  
未大槩與公問同矣

今如是明如是之說誠然誠然病物正坐如是  
以至此日昏眩劇甚難以策勵浩歎而已

格物物格俗說辯疑答鄭子中

格物物乙格字麻是註欲其極處屋無不到也

物格物屋格為隱註物理之極處屋是無不到



也格字有窮而至之義格物重在窮字故云物  
格乎麻是物格重在至字故云物厓格為隱  
一說物理之極處是亦通

補亡章象物之表裏精粗是無不到

按今人以厓是辨為疑者有二焉一謂理本在  
吾心非有彼此若云厓是則是理與我為二而  
分彼此故不可也一謂工效註若云厓是則是  
涉工夫著力故不可也然愚嘗歷考先儒諸說  
矣程子曰格至也窮之而至其極末子曰理之  
在物者既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又曰須窮極事

物之理以盡處廷平曰凡遇一事且當就此事  
反覆推尋以究其理西山曰於天下事物之理  
窮究到極處此皆謂理在事物故就事物而窮  
究其理到極處也何者以理言之固無物我之  
間內外精粗之分若以事物言之凡天下事物  
實皆在吾之外何可以理一之故遂謂天下事  
物皆吾之內耶羅整菴自一說可取曰近時格  
物之說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畢竟牽拽不  
得分定故也惟其事事物物之理即吾心所具  
之理不以物外而外亦不以比內而內故先儒



雖謂之理在事物非遺此而言彼也雖謂之即  
事即物非舍己而就彼也雖曰詣其極曰到極  
處曰到盡處亦非謂心離軀殼而自此走彼之  
謂也然則讀以厓是辭非有與理為二之嫌有  
何所疑乎 或曰在格物工夫如此讀可矣至  
於物格工夫則物理之極處悉皆已至乃是衆  
理融會之後若云厓是則語有主賓似若方做  
透件工夫又似有著力意思為不可故須曰極  
處是乃見其融會之妙無容力之效矣曰是亦  
不然其理融會乃是知至之事不當言於物格  
之效况語有主賓亦理勢自然何可避也昔江  
德功欲訓致知以窮理朱子非之曰知者吾心  
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  
不當以此知也字訓彼理也字也今詳此說所  
論乃致知工夫實是衆理融會之妙似若無物  
我之分猶可以彼此主賓言之况此物格之說  
只是說那事物之理之極處厓無不到云耳未  
說到這邊融會之妙來夫指其處而言其已至  
則其有主賓之辨此之朱子之說豈不更分明  
乎至者為主極處為賓如此則讀之以厓是辭



何不可之有哉雖於工效仍用此辭豈遠有著  
力之嫌乎比如有人自此歷行郡邑至京師猶  
格物致知之工夫也已歷郡邑已至京師猶物  
格知至之功效也豈可謂於方行方至可以言  
郡邑厓是歷行為也京師厓是衆至他為也以  
為工夫之說於已歷已至必變辭曰郡邑是已  
歷為也京師是已至羅沙乃可謂工效耶若如  
此說則已歷者非人乃郡邑也已至者非人乃  
京師也推之以釋物格則格者非我乃物也釋  
極處則到者非我乃極處也此不成書語不成

義理膠漆不通之說不可從也 曰然則只從  
厓辭足矣何以云是辭亦通乎曰此與今人所  
謂是辭者辭同而旨異者也夫今所云是者謂  
物理之極處是自無不到於吾心即牽拽而裏  
之病非也吾所云是者謂衆理之極處是無一  
不到之處也則理依然自在事物而吾之窮究  
無一不到處耳故曰亦通須於無不到下又帶  
一處字意說來方得語意蓋由其上有處字下  
又以無不到之處意看故極處下是辭得通若  
不言無不到而單言格字到字處用是辭釋則同



歸於上文變辭者之病故經文物格不可用是  
辭惟於註文用之可通耳至於補亡章則乃合  
表裏精粗而言其無不到則渾淪無處之可言  
又與向之指極處而言者意思微有不同故不  
用厓辭只用是辭讀其語意方渾成而圓活斯  
義也惟駱峯甲先生得之其說見別紙  
右皆就舊傳諸說而論之嘗欲以愚意為物格  
之釋曰物麻多格為隱如此則中含無不到之  
意而無兩爭之端但人創聞新語未必相信耳  
格物物格兩註說記嘗聞見諸公語

滉少時入成均時尹先生倬為大司成嘗問物  
格註極處吐尹公曰當云是問是謂理之極處  
是自到吾心否公但曰非也不言其所以非之  
故每以不能審問為恨元判書太初往年嘗為  
余言昔金大司成老泉讀欲其極處與物理之  
極處皆曰是後朴瓢道人光佑至金說而李晦  
齋復古則兩處皆續曰厓深以朴說為不可朴  
亦不服辨字甚力李公因歎今人不曉人言意  
不可與論學然三公所以為說者則皆不可得  
聞也癸丑年間滉亟為成均日知館事駱峯申



先生論此以厓辭為是而略解其義又云苟知此意則工效註雖云極處是固亦無妨因手披傳十章之末而指之曰假如言讀此書自卷初至此處是無不盡也豈不可也滉竊詳甲公此語實得其意蓋雖曰極處是其所謂到者依舊只是窮至其極處耳非謂極處是自至於我也但中公說亦有未盡者極處無不到實謂衆物之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如以傳十章為大學之極處則堯曰之末為論語之極處盡心之末為孟子之極處中庸之末為中庸之極處謂此等許多極處無一不到之虛也今公只以讀到大學一書之極處為無不到是為未盡耳

世傳一釋義云格物推吾之知至於彼物也物格物之法度自至於法度此不知何人說而元太初云金尤泉說類此滉謂金公號精於經學恐不至如此之謬蓋推吾之知乃致知事今以言於格物已為非矣謂理為法度尤所未喻而謂自至於法度者即極虛自無不到之意而謬則益深若金說果如此而朴公主之宜乎李公之不以為然也但物格註吐如申公所釋之意



則或厓或是兩無所礙李公必欲并此處云是而取厓此則微似太執耳

申公又曰李復古云心到極處此說非也若謂心到則是已涉知至非物格也元公亦云李公謂我到極處非也愚謂窮到極處固心也我也然說著心到我到便有病只當云窮到極處可也

答鄭子中 戊辰

前日復書未了安東萊迫報辭多漏愧愧示喻工夫荒疎不易如此省覺得庶可因此面頭轉

腦漸次加工振厲修治行得義理蹊徑入得聖賢門庭當有日矣若只如此慨歎忽復忘廢為係縛為誘引恐與尋常不省覺者不大相遠也如滉增茲多口不啻鑠金而灑山此則當以理排遣不足以撓吾事只是彼一二公於 榻前拈出揄揚大不近情太失倫擬以致 聖主誤垂眷意前事既如彼以若此老病多罪過萬無兼嘗之理方修得一疏拜上之際又以 天使待應接 召命來下已上之疏不可中止今下之 命行則與疏中陳乞辭退意太乖不行則



久欲稽違真所謂進退狼狽者心緒惶惑面前  
無一恰好田地可立脚安身處奈何奈何垂死  
之境長在窘來憂擾中此大妨心地工夫可嘆  
可嘆宣城除目之來只隔數日難待難待明彥  
所答如所喻則甚善但其欲混之出此大不可  
曉耳格物等說未知鄙說果得與否但諸人既  
執偏見恐難曰也儀禮韓公猶云難讀況未曾  
讀如混何能知哉今欲讀之非老人事未果耳  
公讀論語甚好恨多違未有對榻之望耳沈方  
叔所囑不敢作之意曾已具告于左右文已懇

辭于李仲父矣蓋向來但做碣文自去秋冬困  
於衆口碣文亦不敢作况大家碑文乎須以此  
曲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